

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



董上德

著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〇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之十三】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之十三】

曲小说叙事研究

董上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董上德著. —2 版.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5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

ISBN 978 - 7 - 5361 - 4048 - 6

I. ①古… II. ①董… III. ①古典戏曲－文学研究－中国 ②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 37 ②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539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510500

营销电话: (020) 87551597

网址: www.gdgjs.com.cn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2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201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001 ~ 3 000 册

定价: 32.00 元

前记一

黄天骥

中国古代戏曲和古代文学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华夏子孙，有责任发掘开采，分析整理，让体现着东方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焕发光辉。自然，我们也不能一味陶醉在祖先遗泽之中，审视它，研究它，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有助于祖国精神文明建设，才是我们整理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目的。

近几年，广东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在这块热土中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因而采取多种方式，大力推动对中华文化的学术研究。因时际会，“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基金”得以乘风御气，建立起来。有了这个条件，我们就有可能出版丛书，在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域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也是为了纪念王季思

老师。

王起，字季思（1906—1996），浙江温州人。早岁师从孙诒让、吴梅先生，以《西厢五剧注》名世。20世纪40年代后期，王季思老师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历任中文系主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等职。数十年来，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的工作中，在古代戏曲、古代文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王季思老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被公认是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的权威。

王季思老师一生热爱学生，教育青年。他常说：学术乃天下公器。学生和后辈学者向他求教，他从来都认真、热诚地给予帮助。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他还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矻矻穷年，不遗余力。他经常强调建设祖国教育和文化事业，要有人继承，渴望薪火相传，让中华文化之光一代又一代照遍大地。

弘扬中华文化，继承王季思老师匡扶后进的精神，是受过他老人家教诲的学生的共同心愿。1993年，广州市政协和中山大学联合主办“庆祝王季思教授从教七十周年大会”。其后，诸位校友像杨资元、赖春泉等学长，深感为促进学术的发展，应做一些更加切实的工作，朱孟依先生积极支持。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们决心出版这一套丛书，希望能实现王

季思老师多年的心愿，帮助热心于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而又甘心坐冷板凳的学者迅速成长，让学术之花也在生长红棉的土地上盛开。

学术的殿堂是靠一砖一石垒成的，我们希望扎实实地动工添瓦，不想欣赏海市蜃楼。目前，我们的能力有限，更兼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的想法是：环绕着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论题，逐年出版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日积月累，代代相传，我们一定能在祖国学术领域的南天，垒筑起一座丰碑。

王季思老师曾有诗云：

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还有情；
薪火相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

丛书付梓之际，我们抄录这首诗，作为奠基之石，以明旨意，兼励来者。

1996年6月16日于中山大学

前记二

欧阳光 康保成

自1996年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丛书第一种出版以来，迄今已过去了整整十年。十年来，我们根据有限的财力，精心甄选入围选题，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以每年一到两种的节奏，已陆续出版了13种著作。

看着眼前这套积少成多渐成规模的丛书，不禁让人深深感慨。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学者或博士学位获得者，选题以古代戏曲研究为多，同时也涵括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这些著作也许算不上什么鸿篇巨制，我们也没有像时尚所热衷的那样对它进行包装和宣传，在当今热闹非凡的学术著作出版大潮中，它甚至显得有些冷清和落寞，但这些著作都是对有关领域作了艰苦细致的研究之后的心得之作，或对有关研究领域有所开拓，或推动了有关研究向纵深发展，

自有其难以掩盖的学术价值。丛书从总体上展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中青年学者的风采，也体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沉潜、严谨、包容、开放的良好学风。

最近，珠海市民营企业家李平秋先生捐资设立黄天骥学术基金，用于支持我系古代戏曲和古代文学等学科的发展。李平秋先生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之后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艰苦创业，努力打拼，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在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却不忘回报社会。他有感于母系的培育之恩，倾心敬佩黄天骥先生的师德人品，因而出资设立以黄天骥先生命名的学术基金，其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校友之情，令人感佩。

这样一来，我们除了王季思学术基金之外，又有了黄天骥学术基金。两个基金虽然命名不同，其宗旨则是一以贯之的，即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研究而添砖加瓦，略尽绵薄。根据这一宗旨，我们将把两个基金的增值部分合并在一起使用。其中继续资助出版中青年学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帮助中青年学者在学术上更快地成长，仍然是两个基金的主要工作。

王季思先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黄天骥先生是继王季思先生之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两位先生的共同特点是不

仅重视学术的创造，同时也注重学术的传承，他们都倾力培养后学，提携奖掖不遗余力，这也正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能够生生不息，始终充满活力，并不断有创造性成果涌现的原因。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也离不开积累，我们所做的正是传承和积累的工作。这一工作也许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明显的效果，但正如黄天骥先生在本丛书的“前记一”中所说的：“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日积月累，代代相传，我们一定能在祖国学术领域的南天，垒筑起一座丰碑。”

让我们以此互勉。

2006年11月16日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叙事研究的开拓（上）	
——胡适的叙事研究	(13)
第一节 研究叙事问题的“远因”与“近因”	(14)
第二节 超越金圣叹	(16)
第三节 探讨故事的“传播动力”	(19)
第四节 叙事题材的“先天优势”与“后天调补”	(20)
第五节 “历史的眼光”与胡氏学术语境	(25)
第二章 叙事研究的开拓（下）	
——顾颉刚的叙事研究	(30)
第一节 关注故事的“演变次序”	(31)
第二节 揭示故事“无稽的法则”	(33)
第三节 重视故事的“多变性”	(34)
第四节 孟姜女故事的变化与内涵	(38)
第三章 叙事的流动性	
第一节 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流转	(45)
第二节 故事的“整一性”与主人公的“生命流程”	(49)
第三节 戏曲叙事内含小说叙事的方式	(58)
第四章 叙事的互文性	
(74)	

第一节	同一故事孳乳出多种文本	(76)
第二节	人生情景与人物关系的相互类同	(86)
第三节	具有游戏意味的“戏仿”	(91)
第四节	文体转换构成的互文性	(97)
第五章	叙事的虚拟性	(104)
第一节	民间的另类想象	(104)
第二节	虚拟性与可变性	(110)
第六章	叙事的重释性	(119)
第一节	故事的可重复性是人类经验史上的一个命题	(119)
第二节	集体共享型故事与人生困境的文学喻示	(121)
第三节	集体共享型故事与“重释”的意味	(130)
第四节	重释性叙述的延展性与时代性	(144)
第七章	故事的逐层建构	
	——以岳飞故事为例	(151)
第一节	岳飞故事的“原生态”及其基本特点	(151)
第二节	英雄之死与“集体记忆”的形成	(160)
第三节	英雄的成长故事与集体记忆的“追加”功能	(176)
第八章	故事人物的创设与生成	
	——以宋代的梅妃故事为例	(190)
第一节	梅妃故事的历史语境	(190)
第二节	“惧内”与“妒媚”的故事框架	(196)
第三节	“伴生型”的人物	(198)
第四节	失意文人的“身影”	(200)
第五节	梅妃形象的“复合性”	(202)
第九章	故事人物的历时性演化	
	——以历代的柳永故事为例	(210)

第一节	宋代民间故事系统中的柳永	(211)
第二节	元代下层文士与柳永形象的对应关系	(218)
第三节	明清两代柳永故事的“美化”倾向(上)	(223)
第四节	明清两代柳永故事的“美化”倾向(下)	(232)
第五节	历时性演化的柳永故事的内涵	(235)
第十章 故事人物的共时性塑造		
	——以明代的司马相如故事为例	(238)
第一节	司马相如故事与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实现” 问题	(238)
第二节	“红颜慧眼”与“不负读书” ——《风月瑞仙亭》话本	(241)
第三节	“引动闲心”与“长安得意” ——《琴心雅调》杂剧	(246)
第四节	“计穷途拙”与“好事多磨” ——《琴心记》传奇	(251)
第五节	“情场波折”与“白头苦吟” ——《凌云记》传奇	(256)
第十一章 叙事结构的程式化		
第一节	叙事程式化的滥觞	(266)
第二节	《绿窗新话》故事的程式化	(267)
第三节	《醉翁谈录》故事的程式化	(272)
第四节	叙事程式化的成因	(276)
第五节	叙事程式的世代承传	(283)
第十二章 叙事单元的“嫁接”与“重组”		
第一节	神话传说已开先河	(292)
第二节	叙事单元的“嫁接”	(295)

第三节	叙事单元“重组”后的“内部更新”	(300)
第十三章	叙事格调的雅俗兼容	(306)
第一节	“俗”与“亚文化”形态	(307)
第二节	“雅”与多种叙事因素的交汇	(312)
第三节	不俗不雅与亦俗亦雅	(319)
第四节	偏于更“俗”与偏于更“雅”	(321)
结语	(329)
一、叙事层面与心理层面	(329)
二、叙事程式与人生的“典型情境”	(333)
三、叙事格调与生存欲望的调控	(335)
参考文献	(338)
附录	论《醉翁谈录》的性质与旨趣	(351)
后记	(363)
后序	(364)
修订版后记	(367)

引 论

一、选题缘起与论述角度

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关系密切，那么多流传久远的故事，既有戏曲文本，又有小说文本；那么多深入人心的故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戏曲观众和小说读者。故事，具有无穷的魅力，正是故事，把戏曲和小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研究戏曲、小说的学者，都会知道蒋瑞藻（1891—1929）的《小说考证》。^① 这是一部相当特别的资料集，也是颇为“名不副实”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该书的“重印说明”中郑重指出：“全书对小说、戏曲未予明确区分，统称小说，体例不免混杂。”不过，该说明又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这是一部供研究我国古典小说、戏曲之用的资料书。全书分正编、续编、拾遗三部分，包括自金元以来四百七十余种小说、戏曲的作者事迹、作品源流和分析评价等方面的资料。……对小说、戏曲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翻阅《小说考证》，可知蒋氏并非不知道“小说”之外有“戏曲”，他对戏曲的历史是有所了解的，如卷一“琵琶记”条引《曲苑丛谈》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时，永嘉人作《贞女》、《王魁》二传。……元初北曲流行，风靡南土，

^① 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及永嘉高则诚造《琵琶记》，新词妙律，冠绝当代，卓然与北曲并峙矣。”^①除“南戏”、“北曲”等词汇外，蒋氏在书中也引录过“传奇”、“杂剧”这样的词语^②，而书名概称“小说”，疑非一时疏忽，蒋氏将戏曲、小说的资料混编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类的东西，都是民间和文人编造的“小说家言”一类的文学现象。《小说考证》初版于1915年，时至1924年，蒋氏完成《小说枝谈》，体例一如《考证》，该书卷下“长生殿”条引《龙禅室摭谈》语有“曲本有杂剧、传奇之分”一句^③，可见蒋氏并非不知戏曲文体，但一直使用“小说”一词来同时指称两种叙事文体。若从戏曲、小说叙事的共通性看，蒋氏的做法并非无缘无故，因为戏曲的叙事与小说的叙事其实有着相通之处，《小说考证》“笼而统之”的做法，启示我们可以注意戏曲、小说这两种不同文体的同一性问题。

其实，在蒋氏之前，也有人将戏曲、小说混编在一起的，如晁公遡的《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既收录小说，如《水浒传》（武定板）、《三国通俗演义》（武定板）、《三遂平妖传》（上下卷）、《绿窗新话》等等，又收录戏曲，如《范张鸡黍死生交》、《羊角哀鬼战荆轲》、《玉箫女两世姻缘》、《蓝桥记》以及戏曲散曲选本《风月锦囊》等等。^④将这些作品都著录在“子杂”类，用“子杂”一词来笼括之，也并非胡乱而为，这表明在古人的观念中，戏曲、小说一类的东西，是可以放在一

① 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上册，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② 《小说考证》第26页有“元人杂剧”字样，第31页有“《琵琶记》传奇”字样。

③ 蒋瑞藻编：《小说枝谈》，145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④ (明)晁公遡编：《宝文堂书目》，108~119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起来对待的；自《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入“诸子略”以来，与“叙事”有关的著作往往被列入“子部”，如《旧唐书·经籍志》就将《世说》、《燕丹子》、《笑林》等“小说家”著作列入“子部”^①。古人只将戏曲、小说看作“叙事”作品，何况由小说改编而成的戏曲作品比比皆是，晁瑊的《宝文堂书目》将它们都列入“子杂”类也是“事出有因”的。因此，蒋氏以《小说考证》、《小说枝谈》为其书命名，其思路可能是沿袭了前人的目录学观念，因而“小说”一词不限于指文体，它还包含着传统目录学固有的分类意义。明乎此，蒋氏的《小说考证》、《小说枝谈》未尝不是把戏曲、小说这两样东西加以“打通”的一种尝试。

可谓“无独有偶”，1916年，也就是蒋氏的《小说考证》初版印行的次年，钱静方出版了《小说丛考》，古典文学出版社在新排印本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此书为青浦钱静方所著，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书名《小说丛考》，内容却除考证小说外，兼及戏剧、传奇、弹词，正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同样芜杂，所不同的，蒋著只是网罗旧闻，此书则对每一著作都拿来和正史、野史、私家笔记相比勘，以考证它的来源是否有据，对于研究小说、戏剧的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② 我们从《小说丛考》的内容看，钱氏并非不懂“曲本”、“传奇”，该书第一条“小说传奇考”曰：“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示，故号传奇。而今之传奇，则曲本矣。”可是，他还是用《小说丛考》来命名他的书，可见这里的“小说”一词偏重于旧有的目录学的分类意义。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七，20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② 钱静方：《小说丛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蒋、方二氏并不是糊里糊涂的人，其书的编写思路还是相当清晰的；我们往往碍于戏曲、小说文体的区分而视之为“芜杂”，其实很可能是一种“误读”，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在编书时头脑中的传统目录学的语境。他们着眼于叙事，将我们今天经常分别对待的戏曲、小说作品视为无非都是“小说家言”，而“小说家言”的最大共性就是“叙事”。

可以说，研究戏曲、小说的叙事，大而言之，可以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研究戏曲、小说叙事的共通性，一个是研究戏曲、小说叙事各自因文体的制约而产生的特殊性。这两个思路，同样是繁难的，在纷纭复杂的叙事现象面前，要理出一个个的头绪，需要做大量的个案研究，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得出相应的认识，然后才能有所归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

本书的论述角度选取了前者，即研究戏曲、小说叙事的共通性问题。这里所说的“叙事”，主要就作品的故事形态而论。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戏曲、小说共有的编造故事的方式、故事的世代传承现象、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文本的差异及其内涵的动态变化、情节结构变动与人物形象演化的关系，以及叙事的格调问题等。我们关心的是，以“故事”为中心的戏曲、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共通性，内含着什么样的心态，与古代社会的集体心理有何关系？借助对戏曲、小说的共通性研究，为深入探讨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戏曲、小说叙事的共通性研究，向来是以“故事”为中心的。过去，人们尤其关心戏曲的故事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舞台上或者曲本里的故事，往往是人们似曾熟悉的，引发探讨其“出处”的兴趣。在这一方面，早在清代出现的《乐府考略》和